

太平廣記

百四十一之五十一

徵應
定數

內閣文庫		
架	冊	號
五	三	漢
九	二	書
函	五	
一	二	
〇	九	

內閣文庫		
架	冊	號
三	三	漢
〇	二	書
九	五	
函	二	
七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29
冊數	52	(17)
函號	309	115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一

徵應七

八臣

文庫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孔子

蕭士義

王導

謝安

庾亮

王仲文

諸葛侃

劉波

鄭微

周超

謝南康

傅亮

王徽之

劉興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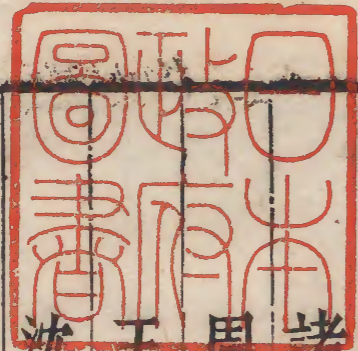
沈慶之

孔子

孔子謂子夏曰得麟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孔聖沒周室亡
子夏往觀逢一郎云門有血飛為赤鳥化而為書云

出說
題辭

蕭士義



後漢黃門郎蕭士義和帝永元二年被戮數日前家中常所養
狗來向其婦前而語曰汝極無相祿汝家尋當破敗當柰此何
其婦默然亦不駭狗少時自去及士義還內婦仍學說狗語未
畢收捕便至出續異志

王導

晉丞相王導夢人欲以百萬錢買長豫導甚惡之潛為祈禱者
備矣後作屋忽掘得一窖錢料之百億大不歡一皆藏閉俄而
長豫亡長豫名悅導之次子也出世說新書

謝安

東晉謝安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安頭來久之乃失所在
是月也出異苑

庾亮

晉庾亮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
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
如飛鴉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車後連徵不入尋薨還都葬之

出世說新書

王仲文

王仲文為河南主簿居緱氏縣夜歸道經大澤中顧車後有一
白狗甚可愛便欲呼取忽變為人形長五六尺狀似方相或前
或却如欲上車仲文大怖走至舍捉火來視便失所在月餘日
仲文將奴共在路忽復見與奴並頓伏俱死出幽明錄

諸葛侃

諸葛侃晉孝武大和中於內寢婦高平張氏窓外聞有如雞雛
聲甚畏驚而視之見有龜蛇之象似今畫玄武之形侃位登九

棘而竟被誅

出廣古今
五行記

劉波

劉波字道則晉孝武太元年移居京口晝寢聞屏風外悒咤聲
開屏風見一狗蹲地而語語畢自去波隗孫也後為前將軍敗
見殺出異苑

鄭微

晉時信安鄭微少見一老公以囊與微云此是命慎勿令零落
若有破碎便為凶兆言訖失所在後密開看是一挺炭意甚祕
之雖家人不知也後遭盧龍寇亂恒保錄之至宋永初三年微
年八十三疾篤語弟云吾齒盡矣可試啓此囊見炭悉碎折於
是遂卒出廣古今
五行記

周超

宋初義興周超為謝晦司馬在江陵妻許氏在家遙見屋裏有
光人頭在地血流甚多大驚怪即便失去後超被法出劉義慶
幽明錄

謝南康

宋永初三年謝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語婦曰汝看我背後人
婢舉頭見一人長三尺有兩頭婢驚怖返走人狗亦隨婢後至
家庭中舉家避走婢問狗汝來何為狗云欲乞食耳於是婢與
設食並食訖兩頭人出婢因謂狗曰人已去狗曰正已復來
良久沒不知所在後家人死喪出續搜
神記

傅亮

宋永初中北地傅亮為護軍兄子珍住府西夜忽見北窗外樹
有物面廣三尺眼橫豎狀若方相珍遑遽以被自蒙久乃自滅
後亮被誅出廣古今
五行記

王徽之

王徽之宋文帝元嘉四年為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炙至取自割之終不入投地怒顧視向炙已變為徽之頭又觀其首在空中至州便殞出異死

劉興道

零陵太守廣陵劉興道罷郡住齋中安牀在西壁下忽見東壁邊有一眼斯須之間便有四漸漸見多遂至滿室久乃消散不知所在又見牀前有頭髮從土中稍稍繁多見一頭而出乃是方相頭奄忽自滅劉憂怖沈疾不起出續異記

郭仲產

宋郭仲產為南郡王從事宅有枇杷樹元嘉末起齋屋以竹為柵竹遂漸生枝葉條長數尺扶疎翳翠鬱然如林仲產以為吉

祥俄而同義宣之謀被誅焉

出渚官故事

沈慶之

宋太尉沈慶之求致仕上不許慶之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為聖朝所須乃啓顙流涕帝有詔授開府便詣廷尉待罪慶之目不識字手不知書而聰悟過人嘗對上為詩令僕射顏師伯執筆慶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時運昌衰朽筋骨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代何媿張子房並歎其辭意之美慶之嘗歲旦夢人餉絹兩疋曰此絹足度覺而歎曰兩疋八十尺足度無盈餘老子今年不免矣其年果為原和所誅出談藪

太平廣記 卷之三百四十一 四百四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二

徵應八人臣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劉德願

李鎮

柳元景

向玄季

滕景直

王晏

留寵

爾朱世隆

劉敏

李廣

王氏

張雕虎

強練

李密

張鷟

唐望之

劉德願

宋太始中豫州刺史彭城劉德願鎮壽陽住內屋閉戶未合輒有人頭進門扉窺看戶內是丈夫露髻圍面內人驚告把火搜覓了不見人劉明年被誅出異苑

李鎮

廬山自南行十餘里有雞山山上有石雞冠距如生道士李鎮於此下往常寶玩之雞一日忽摧毀鎮告人曰雞忽如此吾其終乎因與知故訣別後月餘遂卒出幽明錄

柳元景

宋驃騎大將軍河東柳元景大明八年少帝即位元景乘車行還使人於中庭洗車卸轆曬之有飄風中門而入直來衝車明年而闔門被誅出神鬼傳

向玄季

宋河南向玄季為南郡太守其妻煮練忽爛如粥汁赤如血夜有人扣閣而呼曰府君今可去矣俄而刺史南郡王義宣作逆玄季力弱不能自固以附於逆父子並伏法出清宮故事

滕景直

宋滕景直家在廣州元徽中使婢炊釜中有聲如雷婢驚白景直及家人走視釜聲更壯釜上花數十漸長如蓮花而大赤色俄頃萎絕旬日景直病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晏

齊王晏字休默位勢隆極而驕盈怨望伏誅焉其將及禍也見屋桷悉是大蛇就視之則滅焉晏惡之乃令以紙裹桷猶紙內動搖簌簌有聲出廣古今五行記

留寵

東陽留寵字道弘居于湖熟每夜門庭自有血數升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為折衝將軍受命北征將行而炊飯盡變為蟲其家人蒸麩亦變為蟲其火逾猛其蟲逾壯寵遂北征軍敗

於壇丘爲徐龍所殺出法苑珠林

爾朱世隆

後魏僕射爾朱世隆晝寢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攜世隆頭去奚氏遽往視之隆寢如故及隆覺謂妻曰向夢見有人斷我頭將去數日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劉敏

梁侯景亂支江人劉敏於江中接得一豫章木大數十圍敏求以施入寺陸法和曰此木正可與君家自用敏不悟此語後十餘日敏婦亡即解用此木爲棺法和曰猶未了更一月敏弟亡用此木僅足出廣古今五行記

李廣

北齊文宣天保年御史李廣勤學博物拜侍御史夜夢見一人

出於其身中謂廣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惚恍數日便遇疾積年而終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氏

北齊後主武平初平邑王氏與同邑人李家爲婚載羊酒欲就親家晏會行不過三里日沒漸暗見東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直來著車輪牛即不動見者並怖其妻遂下車向而再拜張裙引之使人裙下昇車還家照看乃真金遂盛於庫櫃每至良晨恒以香火祈恩後四方異貨畢集其家田蠶每年百倍至春其庭生一桑樹枝葉異於衆木數年之間遍滿一院奇禽異鳥莫不棲集其家大富將三十年王氏妻以老病終後凌朝有白鳥似鷺飛至桑樹則吐血久之墮地而死日午後西北大旋風漲天而來遶旋此樹竦上其枝柯如掃帚形不

經十日奴婢逃走首尾相繼家資略盡及開櫃取金唯見螢火
蚰蜒腐草之餘耳出廣古今
五行記

張雕虎

非齊末監吏待詔張雕虎未死一日前騎馬在路有人望不見
其頭俄而見殺出廣古今
五行記

強練

後周武帝時有強練者岐山人佯狂號曰強練冢宰晉國公字
文護未敗之日強練執一瓠到其門前撲破之云瓠破憐你子
苦護被殺護之諸子皆楚毒而卒時臯公侯龍思兄弟被冢宰
寵遇燻灼當時強練度其門思妻嫗等遣婢呼入為設飲食察
其言語練謂思等云與我作婢眾嫗大笑練又云作婢會不免
他人將去安能勝我未幾冢宰誅思兄弟亦同被戮出廣古今
五行記

李密

隋李密既會眾屯洛口設壇大張旌旗告天即公位其夜狐狸
鳴於壇側翌日臨行事大風四起飛沙拔木旗竿有折者其後
果敗山感
定錄

張鷟

唐永徽年中張鷟築馬槽廠宅正北掘一坑丈餘時陰陽書云
子地穿必有人墮井死鷟有奴名永進淘井土崩壓死又鷟故
宅有一桑高四五丈無故枯死尋而祖亡沒後有明陰陽云喬
木先枯眾子必孤此其驗也出朝野
僉載

唐望之

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戶唐望之冬選科五品進士未出聞有一
僧來覓初不相識延之共坐少頃云貧道出家人得飲食亦少

以公名人故闍相託能設一頓餚否司戶欣然即處置買魚此
 僧云看有蒜否司戶家人云蒜盡此僧云既蒜盡去也即起司
 戶留之云蒜盡遣買即得僧云蒜盡不可更住留不得司戶無
 疾至夜暴亡蒜者筭也年盡所以異僧告之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三

徵應九人臣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休慶

周仁軌

徐敬業

杜景佺

黑齒常之

顧琮

路敬淳

張易之

鄭蜀賓

劉希夷

崔玄暉

宋善威

李處鑿

麴先沖

呂崇粹

源乾曜

毋旻

楊慎矜

王儵

崔曙

元載

彭偃

劉沔

韓滉

嚴震

李德裕

李師道

韋溫

徐慶

唐高宗時徐慶為征遼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軍忽夢已化為羊為典所殺覺後悸懼流汗至曉此典詣慶慶問夜來有所夢否典云夢公為羊手加屠割意甚不願為官所使制不自由慶自此不食羊肉矣至則天時慶累加至司農少卿雍州司馬時典已任天理獄丞後慶被誣與內史令裴炎通謀應節英公徐敬業揚州反被執送大理忽見此丞押獄慶便流涕謂之曰征遼之夢今當應之及被殺戮之日竟是此丞引出出廣古今五行記

周仁軌

唐周仁軌京兆萬年人也孝和皇后韋氏母黨累遷金吾大將軍除并州長史性殘酷好殺在州忽於堂階下見一人臂如新

斷來血流瀝瀝仁軌令人送去州二十餘里外數日令看其臂尚在時盛暑毒肉色無變人咸怪之其月孝和崩仁軌以韋氏黨伏誅介士抽刀所之仁軌舉臂承刃所中其臂墮地與北見者無異又馳騎往於先送處看之至彼一無所見出廣古今五行記

徐敬業

唐徐敬業舉兵有大星蓬蓬如筐籠經三宿而失俄而敬業敗

出朝野僉載

杜景佺

唐司刑卿杜景佺授并州長史馳驛赴任其夜有大星如斗落於庭前至地而沒佺至并州祁縣界而卒羣官迎祭迴所上食為祭盤出朝野僉載

黑齒常之

唐將軍黑齒常之鎮河源軍城極嚴峻有三口狼入營繞官舍不知從何而至軍士射殺黑齒惡之移之外奏討三曲党項奉敕許遂差將軍李謹行充替謹行到軍旬日病卒出朝野

顧琮

唐天官侍郎顧琮新得三品有子壻來謁時大門造成琮乘馬至門鼓鼻踏地不進鞭之跳躍而入從騎亦如之有頃門無故自倒琮不悅遂病郎中員外已下來問疾琮云未合入三品為諸公成就至此自知不起矣旬日而薨出朝野

路敬淳

唐則天如意中著作郎路敬淳莊在濟源有水碾碾上柱去水五六尺一柱將壞已易之家人取充樵柱中有一鮎魚尺餘尚活至數年敬淳坐罪被殺出廣古今

張易之

唐張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壯麗計用數百萬紅粉泥壁文栢帖柱琉璃沉香為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易之令削去明日復書之前後六七削易之乃題其下曰一月即令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沒入官出朝野

鄭蜀賓

唐長壽中有滎陽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門蜀賓賦詩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座為之流涕竟卒於官出唐新語

劉希夷

唐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為宮體詩詞旨悲苦

不為時人所重善彈琵琶嘗為白頭翁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
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識與石崇白首同所歸
何異也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
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識矣然死生由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
成未周歲為奸人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昱撰正聲集以
希夷詩為集中之最由是大為時人所稱出唐新語

崔玄暉

唐崔玄暉初封博陵王身為益府長史受封令所司造輅初成
有大風吹其蓋傾折識者以為不祥無何弟暉為雲陽令部人
殺之雍州衙內暉三從以上長流嶺南斯亦咎徵之先見也出朝野僉載

宋善威

唐瀛州饒陽人宋善威曾任一縣尉嘗晝坐忽然取靴衫笏走
出門迎接拜伏引入諸人不見但聞語聲威命酒饌樂飲作詩
詩曰月落三株樹日暎九重天良夜歡晏罷慙別庚申年後威
果至申年而卒出朝野僉載

李處鑒

唐開元三年有熊晝日入廣府城內經都督門前過軍人逐十
餘里射殺之後月餘都督李處鑒歿自後長史朱思賢被告反
禁身半年纔出即卒司馬宋慶賓長史竇崇嘉相繼而卒出朝野僉載

麴先沖

唐開元四年尚書考功院廳前一雙桐樹忽然枯死旬日考功
員外郎邵某卒尋而麴先沖為郎中判邵舊案月餘西邊樹又

枯死省中憂之未幾而先冲又卒

出朝野僉載

呂崇粹

唐開元中諫議大夫呂崇粹東平人美秀魁梧薄有詞彩宅在京永崇坊於家忽見數箇小兒脚脛自膝下自踝已上流血淋瀝如新截來旬日粹遇疾而卒

出廣古今五行記

源乾曜

唐源乾曜為宰相移政事牀時姚元崇歸休及假滿來見牀移忿之曜懼下拜玄宗聞之而停曜宰相諱移牀移則改動曜停後元崇罷此其應也

出朝野僉

毋旻

唐右補闕毋旻博學有著述才上表請修右史先撰目錄以進玄宗稱善賜絹一百疋性不飲茶著代飲茶序其略曰釋滯消

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之禍遠難見云後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嘗夢著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迴顧不見一人意甚惡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果如初夢玄宗聞而悼之贈朝散大夫

出唐新語

楊慎矜

唐楊慎矜隋室之後其父崇禮太府卿葬少陵原封域之內草水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懼問史敬忠忠有術謂慎矜可以禳之免禍乃於慎矜後園大陳法事罷朝歸則裸袒桎梏坐於叢棘如是者數旬而流血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禍慎矜媿之遺侍婢明珠明珠有美色路由八姨門貴妃姊也姨方登樓臨大道姨與敬忠相識使人謂曰何得從車乎敬忠未答使人去簾觀之

姨於是固留邀敬忠坐樓乃曰後車美人請以見遺因駕其車以入敬忠不敢拒姨明日入宮以侍婢從帝見而異之問其所來明珠曰楊慎矜家人也近贈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慎矜輒遺其婢明珠乃其言厭勝之事上大怒以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為相以吉温陰害有憾於慎矜遂構成其事下温案之温求得敬忠於汝州誣慎矜以自謂亡隋遺裔潛謀大逆將復宗祖之業於是賜自盡皆不全其族

出明皇雜錄

王儼

唐太子僕通事舍人王儼肅宗克復後降官為人所告繫御史臺儼未繫之前年九月儼與嬖姬夜坐堂下有流星大如盞光明照曜墜於井中在井久猶光明使人求之無所得儼懼出宅竟徙播州儼殊不意行至鳳州疽背裂死

出紀聞

崔曙

唐崔曙舉進士作明堂火珠詩贖帖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為警句及來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識也

出本也事詩

元載

唐元載為相時正晝有書生詣焉既見拜語曰聞公高義好士輒獻詩一篇以寄其意詞曰城南路長無宿處荻花紛紛如柳絮海鷺銜泥欲作窠空屋無人却飛去載亦不曉其意既出門而沒後歲餘載被法家破矣

出通幽錄

彭偃

唐大曆中彭偃未仕時嘗有人謂曰君當得珠而貴後且有禍尋為官得罪謫為澧州司馬既至以江中名蚌偃喜以為珠可

取即命人採之獲蚌甚多而卒無有應及朱泚反召偃為偽中書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後誅死出宣室志

劉沔

唐貞元中淮西用兵時劉沔為小將每捉生蹋伏沔必在數前後重創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甚又令捉生沔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因坐將睡忽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存此燭在即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燭影在雙旌上後不復見燭乃輿疾歸京卒出酉陽雜俎

韓滉

唐丞相韓滉自金陵入朝歲餘後於揚子江中有龜鼈滿江浮下而悉無頭當此時滉在城中薨人莫知其故出戎幕閒談

嚴震

唐司空嚴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金戴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金戴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出北夢瑣言

李德裕

唐衛公李德裕初為太原從事觀公牘中文水縣解牒稱武士護文水縣墓前有碑元和中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字十一處皆鐫去之其碑大高於華嶽者非人力攀削所及不經半年武相遇害出戎幕閒談

李師道

唐李師道既以青齊叛章武帝將討之凡數年而王師不勝師道益驕嘗一日坐於堂其榻前有銀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盡

墜後月餘劉悟手刃師道青齊遂平蓋銀鼎相鼓之兆也出宣室志

韋温

唐韋温為宣州病瘡於首因託後事於女壻且曰予年二十九為校書郎夢渡澹水中流見二吏齋牒相召一吏言彼墳至大功須萬日今未也今正萬日子豈免乎累日而卒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四

徵應十人臣谷數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呂羣

朱克融

王涯

温造

李宗閔

柳公濟

王涯

王潛

韓約

王氏

王哲

杜牧

盧獻卿

盧駢

封望卿

崔彦曾

崔雍

龐從

呂羣

唐進士呂羣元和十一年下第遊蜀性麤褊不容物僕使者未嘗不切齒恨之時過褒斜未半所使多逃去唯有一廝養羣意悽悽行次一山嶺復歇鞍放馬策杖尋逕不覺數里見杉松盛

茂臨溪架水有一草堂境頗幽邃似道士所居但不見人復入後齋有新穿土坑長可容身其深數尺中值一長刀傍置二刀又於坑傍壁上大書云兩口加一口即成獸矣羣意謂術士厭勝之所亦不為異即去一二里問樵人向之所見者誰氏所處樵人曰近並無此處因復窺之則不見矣後所到衆會之所必先訪其事或解曰兩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字亦象也君後位至刺史二千石矣羣心然之行至劔南界計州郡所獲百千遂於成都買奴馬服用行李復泰矣成都人有曰南豎者凶猾無狀貨久不售羣則以二十緡易之既而鞭撻毀罵奴不堪命遂與其傭保潛有戕殺之心而伺便未發羣至漢州縣令為羣致酒晏時羣新製一綠綾裘甚華潔縣令方燃蠟炬將上於臺獵淚數滴汚羣裘乃縣令戲白僕且拉君此裘羣曰

拉則為盜矣復至眉州留十餘日冬至之夕逗宿眉西之正見寺其下且欲害之適遇院僧有老病將終侍燭不絕其計不行羣此夜忽不樂乃於東壁題詩二篇其一曰路行三蜀盡身及一陽生賴有殘燈火相依坐到明其二曰社後辭巢燕霜前別蒂蓬願為蝴蝶夢飛去覓開中題訖吟諷久之數行淚下明日冬至抵彭山縣縣令訪羣羣形貌索然謂縣令曰某始將死乎意緒不堪寥落之甚縣令曰聞君有刺史三品之說是得自寬也縣令即為置酒極歡至三更羣大醉昇歸館中兇奴等已於羣所寢牀下穿一坑如羣之大深數尺羣至則昇置坑中斷其首又以羣所攜劍當心釘之覆以土訖各乘服所有衣裝鞍馬而去後月餘日奴黨至成都貨鬻衣物略盡有一人分得綠裘徑將北歸却至漢州街中鬻之適遇縣令偶出見之識其燭淚

所污擒而問焉即皆承伏時丞相李夷簡鎮西蜀盡捕得其賊乃發羣死處於褒中所見如影響焉

出河東記

朱克融

唐寶曆二年春范陽節度使朱克融獵鹿鹿膽中得珠如彈丸黑色初軟後硬如石光明或問麻安石曰是何祥也安石曰此事自古未有請以意推之鹿膽得珠克融以為已瑞鹿者祿也鹿死是祿盡也珠初軟後硬是珠變也祿盡珠變必有變易之事衰亡之兆也自此克融言辭輕發是年五月果帳下軍亂而全家被殺

出祥驗集

王涯

唐丞相王涯太和九年掌邦賦又主簿鹽鐵其子仲翔嘗一日避暑於山亭忽見家僮數十皆無首被血來仲翔前僅食頃方

不見仲翔驚異且甚即具白之願解去權位涯不聽是歲冬十一月果有鄭注之禍

出宣室志

温造

新昌里尚書温造宅桑道茂嘗居之庭有二栢樹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則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致也於是以鐵數十鈞鎮于栢樹下既而告人曰後有居發吾所鎮之地者其家長當死唐太和九年温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遂發地得桑生所鎮之鐵後數日造果卒

出宣室志

李宗閔

唐丞相李宗閔大和七年夏出鎮漢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嘗退朝於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擲久之宗閔異

且惡是時李訓鄭注以姦詐得幸數言於帝訓知之遂奏以致其罪後旬日有詔貶為明州刺史連貶潮州司戶蓋其兆也出宣志

室志

柳公濟

柳公濟尚書唐大和中奉詔討李同捷既出師無何麾槍忽折客有見者歎曰夫大將軍出師其門旗及麾槍折者軍必敗不然上將死後數月公濟果薨凡軍出征有烏鳶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有曾敬云者嘗為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每出軍有烏鳶隨其後即軍必敗率以為常後捨家為僧住於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羅立言為京兆尹嘗因入朝既冠帶引鏡自視不見其首遂語於季弟約言後果為李訓連坐誅死出宣室志

王涯

宋永寧王相涯三怪浙米作人蘇閨本是王家炊人至荊州方知因問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湧有聲晝窺之或見銅叵羅或見銀熨斗者水腐不可飲又王相內齋有禪牀柘材絲繩工極精巧無故解散各聚一處王甚惡之命焚於竈下又長子孟博晨興見堂地上有凝血數瀝蹤至大門方絕孟博遽令鏟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數月及難出西陽雜俎

王潛

唐太和王潛為荊南節度使無故有白馬馳入府門而斃疆卧塞途是歲而潛卒此近馬禍也出因話錄

韓約

韓約唐大和中為安南都護時土產有玉龍膏南人用之能化

銀液者舊相傳其膏不可齋往犯者則為禍耳約不之信乃受代還關貯之以歸時為執金吾果首罹甘露之禍乃貪利冒貨之所致也

出補錄紀傳

王氏

唐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有小池池邊巨柳數栽開成末葉落池中旋化為魚大小如葉食之無味至冬其家有官事

出西陽雜俎

王哲

唐虔州刺史王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朱書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指拭轉分明乃呈哲哲意家人情於畚鍤自磨朱深若石脈哲甚惡之其月哲卒

出西陽雜俎

杜牧

唐杜牧自宣城幕除官入京有詩留別云同來不得同歸去

國逢春一寂寥其後二十餘年連典四郡後自湖州刺史拜中書舍人題汴河云自憐流落西歸疾不見春風二月時自郡守入為舍人未為流落至京果卒

出感定錄

盧獻卿

范陽盧獻卿唐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為同流所推作愍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為庾子山哀江南之亞連年不中第蕩遊衡湘至郴而夢病人贈詩云卜築郊原古青山唯四鄰扶疎繞屋樹寂寞獨歸人獻卿旬日而歿柳守為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皆符所夢者

出本

盧駢

唐盧駢員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龍精舍休僧院詞氣悽慘如蓄甚憂其呼嗟往復於軒檻間僧問不對逮夜將整歸騎

九平廣言 卷之四百五 五百五
徘徊四顧促命毫硯題於南楯曰壽夭雖云命榮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劍何處更衝天題畢草草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詩至今在院僧逢其人輒話其異出唐關史

封望卿

唐封望卿僕射教之子杜邠公綜鎮岐下自省中請為判官其所常居室壁有筆灑墨跡者望卿一日忽以指爪盡指去之其色如喪阻侍兒或問其故望卿默不應無何病甚謂侍兒日記吾前日以指爪指墨跡否吾其時惡之不能語汝每點乃一鬼字數日而卒出王泉

崔彥曾

滎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鄭水以漲之平時環岬皆臺榭花木乃太守郊勞班餞之所西南墉多修竹喬林則故徐帥崔常侍

彥曾之別業也唐咸通中龐勛作亂彥曾為賊執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未幾而凶問至昔河間王之征輔公柝也江行舟中宴羣帥命左右以金盃酌江水將飲之水至忽化為血合座失色王徐曰盃中之血公祗受晉之徵果破之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是出三水小牘

崔雍

崔雍起居譽望清美尤嗜古書圖畫故鍾王韓展之跡萃於其家常寶太真上馬圖一軸以為畫品之上者唐咸通戊子歲授祿二千石于和州值龐勛構逆豐沛間賊鋒四掠歷陽歷郡右史儒生非枝拒所及矣乃命小將齎特牛酒犒賊師且以全雉堞活黎庶為請由是境亡剽戮之患雖矯為款諭而密表自陳時寧有不協者因寘之以法士君子相弔後有得崔君所寶畫

太平廣記卷之一百四十四

者軸杪題云上蔡之天堪嗟人生到此華亭之鶴虛嘆天命如何字雖真跡不書時日識者云聞命之後無暇及此其預知耶復偶然耶出唐闕史

龐從

唐昭宗乾寧丙辰歲朱梁太祖誅不附已者究師朱瑾亡命淮

海梁祖命徐師龐從舊名師古會軍五萬千青口東晉命謝安伐青州

立七埭為派擁其流以利運漕故謂之青州派其實泗水也浮磬石在下邳所屯之地蓋兵書謂之

絕地人不駕肩行一舍方至夷坦之處時梁祖命腹心者監護

之統師莫之能禦未信宿朱瑾果自督數萬而至從聞瑾親至

一軍喪魄及戰無敢萌鬪志或溺或浮唯一二獲免先是瑾軍

未至前部伍虛驚尤多怪異刁斗架自行於軍帳之前家屬在

徐州亦凶怪屢見使宅之後素有妖狐之穴或府主有災即見

時命僧於鵬堂建道場益多狐妖故畫鵬於中統未亡之前家人望見鷲

子樓上有婦人衣紅白晝凭欄而立見人窺之漸移身退後而

沒時登樓之門皆扇鏞之不數日凶問至出玉堂闕誌

太平廣記卷之一百四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五

徵應十一

人臣答徵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李鈞

高駢

鉅鹿守

陝帥

嚴遵美

成汭

劉知俊

田頽

桑維翰

鍾傳

頓金

湖南馬氏

王慎辭

安守範

李鈞

唐李鈞之蒞臨汝也郡當王仙芝大兵之後民間多警李鈞以兵力單寡抗疏聞奏詔以昭義軍三千五百人鎮焉乾符戊戌歲也兵至營于郡西郭明年春鈞節制上黨雜報到於是鎮兵部將排隊於州前通衢率其屬入衙展君臣之禮忽有暴風揚

塵起自軍門而南蟠折行伍拔大旆十餘以登州人愕眙而顧
沒于天際明日州北二十里大牛谷野人得旆以獻帛無完幅
枝幹皆摺拉矣鈞至上黨統衆出鴈門兵既不戢暴殘居民遂
為猛虎軍所殺矣出三水小牘

高駢

唐光啓三年中書令高駢鎮淮海有蝗行而不飛自郭西浮濠
緣城入子城聚於道院驅除不止松竹之屬一宿如剪幡燈畫
像皆嚙去其頭數日之後又相啖食九月中暴雨方霽溝瀆間
忽有小魚其大如指蓋雨魚也占有兵喪至十月有大星夜墮
於延和閣前聲若奔雷迸光碎響洞照一庭自十一月至明年
二月昏霧不解或曰下謀上之兆是時粒食騰貴殆逾十倍寒
僵雨朴日輦數千口棄之郭外及霽而遠坊靜巷為之一空是

時浙西軍變周寶奔毗陵駢聞之大喜遽遣使致書於周曰伏
承走馬已及奔牛奔牛堰名在常州西今附齏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途
所要蓋諷其齏粉也三月使院致看花晏駢有與諸從事詩其
末句云人間無限傷心事不得樽前折一枝蓋亡滅之讖也及
為秦彥幽辱計口給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圍益急遂及於難出妖

亂志

鉅鹿守

唐文德戊申歲鉅鹿郡南和縣街北有紙坊長垣悉曝紙忽有
旋風自西來卷壁紙略盡直上穿雲望之如飛雪焉此兵家大
忌也夏五月郡守歿出三水小牘

陝帥

唐乾寧末分陝有虵鼠鬪於南門之內觀者如堵虵死而鼠亡

去未旬而陝帥遇禍則知內虵死而鄭厲入羣鼠奔而蒲山亡妖由人興可為戒懼出三水小牘

嚴遵美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閩官中仁人也嘗言北司為供奉官勝衫給事無秉簡之儀又云樞密使解署三問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之廳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乃楊復恭奪宰相權也遵美嘗發狂手足舞蹈之傍有一猫一犬猫謂犬曰軍容改易也犬曰何用管俄而舞定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漢中尋徙於劔南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李玄為季孟子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閩官忠佞好惡蓋巷伯之流也未必俱為邪僻良由南班輕忌大過以致怨怒蓋邦國不

幸也先是路巖自成都移鎮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出北夢瑣言

成汭

荊州成汭唐天復中准詔統軍救援江夏師次公安縣寺有二金剛神土人號曰二聖頗有靈驗艤舟而謁之且以勝負為禱汭兆皆不吉汭惑之孔目官楊師厚曰公業已行安可疑阻於是不得已而進竟有覆軍之敗身死家亡非偶然也出北夢瑣言

劉知俊

梁彭城王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牆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將校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或曰金神七殺獨留源曰此是冤氣所結也古來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充

據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遠祖記之乃寃死囚人精爽入地聚為此物經百千年凝結不散源聞酒能忘憂請奠以醇醪或可消釋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徵也知俊命具酒饌祝酹復瘞之尋有板城背主奔秦之事乃驗之矣出鹽戒錄

田頽

宣州節度田頽將作亂一日向暮有鳥赤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之狀自外飛入止戟門而不見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盡唯甲兵存焉頽資以起事明年遂敗出稽神錄

桑維翰

魏公桑維翰尹開封一日嘗中夜於正寢獨坐忽大驚悸如有所見向空厲聲云汝焉敢此來如是者數四旬日憤懣不已雖齊體亦不敢有所發問未幾夢已整衣冠嚴車騎將有所詣就

乘之次忽所乘馬亡去追尋莫知所在既寤甚惡之不數日及

難出玉堂閒話

鍾博

南平王鍾博在江西有衙門吏孔知讓新治第畫有一星隕於庭中知讓甚惡之求典外戎以空其地歲餘御史中丞薛昭緯貶官至豫章傳取此地第以居之遂卒於此出稽神錄

頓金

袁州刺史頓金罷郡還都有人以紫襪包一物詣門遺之開視則白欄衫也遽追其人則亡矣其年金卒出稽神錄

湖南馬氏

湖南武穆王巡邊廻舟至洞庭宜春江口暴風忽至波如連山乃見波中恢詭譎怪蛟螭出沒雲霧昏蒙有如武夫執戈戟者

有文吏具欄簡者有如捧盤孟者或緋或綠倏閃睚盱莫知何物左右大駭衣服器皿悉投之舟人欲以姬妾爲請王不聽移時風定僅獲存焉後數年武穆王薨於位出北夢瑣言

王慎辭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辭有別墅在廣陵城西慎辭常與親友遊其上一日忽自愛其岡阜之勢歎曰我死必葬於此是夜村中聞犬吠或起視之見慎辭獨騎徘徊於此逼之遂不見自是夜夜恒至月餘慎辭卒竟葬其地出稽神錄

安守範

僞蜀彭州刺史安思議男守範嘗與賓客遊天台禪院作聯句詩守範云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戎軍推官楊鼎夫云忘機同一祖出語離三乘前懷遠軍巡官周述云樹老中庭寂窓

虛外境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云片時松栢下聯續百千燈因紀于僧壁而去翌日有貧子乞食見之朗言曰人道有初無尾此則有尾無初却後五年首領俱碎洎不如尾句者撫掌大笑院僧驅邇之貧子走且告曰此後主人不遠千里即欲到來衆以爲狂莫測其由後數年守範伏法鼎夫暴亡此首領俱碎之義周與李累授官資此不如尾句之義也院王僧尋亦卒相承住持者來自興元則主不遠千里也貧子之說一無謬焉出野人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六

定數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寶誌

史溥

耿詢

尉遲敬德

魏徵

婁師德

王顯

張寶藏

授判冥人官

王無尋

宇文融

路潛

苒子布

李迥秀

狄仁傑

崔元綜

蘇味道

盧崇道

劉仁軌

任之選

寶誌

梁簡文之生誌公謂武帝此子與寃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於

鴈門亂梁誅蕭氏略盡

出朝野僉載

史溥

陳霸先未貴時有直閣吏史溥夢有人朱衣執玉簡自天而降簡上金字書曰陳氏五世三十四年及後主降隋史溥尚在

志異

耿詢

隋大業中耿詢造渾儀成進之帝召太史令袁充少府監何稠等檢驗三辰度數晝夜不轉毫釐不差帝甚嘉之賜物一百段欲用為太史令詢問之笑曰詢故示得此官六十四五所不論耳然得太史令即命終後字文化及篡逆詢為太史令詢知化及不識謀欲歸唐事覺被害時年六十五觀詢之藝能數術蓋亦張衡郭璞之流

出大業拾遺

尉遲敬德

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苦於家貧以教授為業所居抵官庫因穴而入其內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索取尉遲公帖來此是尉遲敬德錢也書生訪求不見至鐵冶處有煨鐵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煨鍊之次書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遲公問曰何故曰某貧困足下富貴欲乞錢五百貫得否尉遲公怒曰某打鐵人安有富貴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憫但賜一帖他日自知尉遲不得已令書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具月日署名於後書生拜謝持去尉遲公與其徒拊掌大笑以為妄也書生既得帖却至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梁上高處遣書生取錢止於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請歸鄉里敕賜錢并一庫物未曾開者遂得此錢閱簿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鐵時

書帖累日驚歎使人密求書生得之具陳所見公厚遣之仍以庫物分惠故舊出逸史

魏徵

唐魏徵為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窓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遣由此老翁人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人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者得留徵怪之間焉具以實對乃歎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虛也出朝野僉載

婁師德

唐婁師德為楊州江都尉馮元常亦為尉共見張罔藏罔藏曰二君俱貴馮位不如婁馮唯取錢多官益進婁若取一錢官即

敗後馮為浚儀尉多肆慘虐巡察以為彊奏授雲陽尉又緣取錢事雪以為清彊監察婁竟不敢取一錢位至台輔家極貧匱馮位至尚書左丞後得罪賜自盡婁至納言卒出朝野僉載

王顯

唐王顯與文武皇帝有嚴子陵之舊每掣禪為戲將帽為歡帝微時常戲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卒出朝野僉載

張寶藏

貞觀中張寶藏為金吾長常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

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時太宗苦於氣痢眾醫不効即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時寶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葦撥方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葦撥有效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出獨異志

授判冥人官

唐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李淳風見上流淚無言上問之對曰

下夕當晏駕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憂也留淳風宿太宗至夜半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暫合來還即去也帝問君事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判官問六月四日事即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淳風即觀玄象不許哭泣須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至蜀道一丞上怪問之選司奏奉進止於此官上亦不計旁人悉聞方知官皆由天也出朝野僉載

王無尋

唐王無尋好博戲善鷹鷄文武聖皇帝微時與無尋蒲戲爭彩有李陽之宿憾焉帝登極尋藏匿不出帝令給使將一鷄子於市賣之索錢二十千尋不之知也酬錢十八貫給使以聞帝曰必王無尋也遂召至惶懼請罪帝笑而賞之令於春明門侍諸

州庸車三日並與之尋坐三日屬灞橋破唯得麻三車更無所
有帝知其命薄更不復賞頻請五品帝曰非不與卿惜卿不勝
也固請乃許之其夜遂卒出朝野
僉載

宇文融

劉禹錫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乎永徽中盧齊卿卒亡及蘇訖
見其舅李某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為宰相舅曰
宇文融豈堪為宰相吏曰天曹符已下數日多少即由判官舅
乃判一百日既而拜宰相果百日而罷出嘉
話錄

路潛

懷州錄事參軍路敬潛遭棊連輝事於新開推鞠免死配流後
訴雪授睦州遂安縣令前邑宰皆卒於官潛欲不赴其妻曰君
若合死新開之難早已無身今得縣令豈非命乎遂至州去

水路數百里上寢堂西間有三殯坑皆埋舊縣令潛命坊夫填
之有梟鳴於屏風又鳴於承塵上並不以為事每與妻對食有
鼠數十頭或黃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驅之則抱杖而叫自餘妖
怪不可具言至一考滿一無損失選授衛州司馬入為
郎中位至中書舍人出朝野
僉載

甘子布

周甘子布博學有才年十七為左衛長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
以驢輦彊至獄下天恩加兩階合入五品竟不能起鄉里親戚
來賀衣冠不得遂以緋袍覆其上帖然而終出朝野
僉載

李迴秀

李迴秀為兵部尚書有疾朝士問之秀曰僕自知當得侍中有
命固不憂也朝士退未出巷而薨有司奏有詔贈侍中出定
命錄

狄仁傑

唐狄仁傑之貶也路經汴州欲留半日醫疾開封縣令霍獻可
追逐當日出界狄公甚銜之及回爲宰相霍已爲郎中狄欲中
傷之而未果則天命擇御史中丞凡兩度承旨皆忘後則天又
問之狄公卒對無以應命唯記得霍獻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
中丞後狄公謂霍曰某初恨公今却薦公乃知命也豈由於人

耶命錄

崔元綜

崔元綜則天朝爲宰相令史奚三兒云公從今六十日內當流
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從此後發初更作官職後還於
舊處坐壽將百歲終以餒死經六十日果得罪流於南海之南
經數年血痢百日至困而不死會赦得歸乘船渡海遇浪漂沒

同船人並死崔公獨抱一板隨波上下漂泊至一海渚入叢葦
中板上一長釘刺脊上深入數寸其釘板壓之在泥水中晝夜
忍痛呻吟而已忽遇一船人來此渚中聞其呻吟哀而救之扶
引上船與踏血拔釘良久乃活問其姓名云是舊宰相衆人哀
之濟以糧食隨路求乞於船上臥見一官人著碧是其宰相時
令史喚與語又濟以糧食得至京師六年之後收錄乃還選曹
以舊相奏上則天令超資與官及過謝之日引於殿庭對崔公
著碧則天見而識之問得何官具以狀對乃詔吏部令與赤尉
及引謝之日又敕與御史自御史得郎官累遷至中書侍郎九
十九矣子姪並死唯獨一身病臥在牀顧令奴婢取飯粥奴婢
欺之皆笑而不動崔公旣不能責罰奴婢皆不受處分乃感憤
不食數日而死矣

出定命錄

蘇味道

蘇味道三度合得三品並辭之則天問其故對曰臣自知不合得三品則天遣行步視之曰卿實道今得三品十三年中書侍郎平章事不登三品其後出為眉州刺史改為益州長史敕賜紫綬至州日衣紫畢其夜暴卒

出定命錄

盧崇道

唐太常卿盧崇道坐女壻中書令崔湜反羽林郎將張儼坐與薛介然口陳欲反之狀俱流嶺南經年無日不悲號兩目皆腫不勝悽戀遂並逝歸崇道至都宅藏隱為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內給使來取充貴人崇道乃賂給使別取一崔家女去入內事敗給使具承掩崇道并男三人亦被紮捉杖各決一百俱至喪命

出朝野僉載

劉仁軌

唐青州刺史劉仁軌知海運失船極多除名為民遂遼東効力遇病卧平襄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來前頭背坐叱之不去仍惡罵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預汝事不肯去須臾城頭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軌幾為流矢所中

出朝野僉載

任之選

唐任之選與張說同時應舉後說為中書令之選竟不及第來謁張公公遺絹一束以充糧用之選將歸至舍不經一兩日疾大作將絹市藥絹盡疾自損非但此度餘處亦然何薄命之甚也

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九

定數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田預

王駿

高智周

王儻

裴伯先

張文瓘

袁嘉祚

齊瀚

張守珪

裴有敞

王超

張齊丘

馮七言事

桓臣範

張嘉貞

僧金師

田預

唐奉御田預自云少時見奚三兒患氣疾寢食不安田乃請與診候出一飲子方劑愈三兒大悅云公既與某盡心治病某亦當與公盡心以定貴賤可住宿既至曉命紙錄一生官祿至第

四政云作橋陵丞時未有此官田詰之對云但至時自有此官出又云當二十四年任奉御及大帝崩日果任橋陵丞後為奉御二十四年而改出定命錄

王峻

王峻任消南已數載自云久厭此縣但得蒲州司馬可矣時奚三兒從北來見一鬼云送牒向渭南報明府改官問何官云改蒲州司馬便與相隨來渭南見峻云公即改官為蒲州司馬當時鬼在廳堦下曲躬立三兒言訖走出果三數日改蒲州司馬改後二十餘日敕不到問三兒三兒後見前鬼問故鬼元緣王在任贖請官錢所以折除今折欲盡至某時當得上得上後驗

言出定命錄

高智周

高智周義興人也少與安陸郝處俊廣陵來濟富陽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仲覽宣城人而家於廣陵破產以待此四人其相遇甚厚嘗夜臥因各言其志處俊先曰願乘衡軸一日足矣智周來濟願亦當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丈夫樞軸或不可冀願且為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素重四人嘗應相工視之皆言貴極人臣顧視仲覽曰公因四人而達後各從官州郡來濟已領吏部處約以瀛州書佐因選引時隨銓而注濟見約遽命筆曰如志如志乃注通事舍人注畢下階叙平生之言亦一時之美也智周嘗出家為沙門鄉里惜其才學勉以進士充賦擢第授越王府參軍累遷費縣令與佐官均分俸錢遷祕書郎累遷中書侍郎知政事拜銀青光祿大夫智周聰慧舉朝無比日誦數萬言能背碑覆局淡泊於冠冕每辭職輒遷贈越

王儼

唐太子通事舍人王儼曰人遭遇皆繫之命緣業先定吉凶乃來豈必誠慎昔天后誅戮皇宗宗子繫大理當死宗子歎曰旣不免刑焉用汚刀鋸夜中以衣領自縊死曉而蘇遂言笑飲食不異在家數日被戮神色不變初蘇言曰始死冥官怒之日爾合戮死何為自來速還受刑宗子問故官示以冥簿及前世殺人今償對乃畢報宗子旣知故受害無難色 出紀

裴伯先

工部尚書裴伯先年十七為太僕寺丞伯父相國炎遇害伯先廢為民遷嶺外伯先素剛痛伯父無罪乃於朝庭封事請見面陳得失天后大怒召見盛氣以待之謂伯先曰汝伯父反于國

少憲自貽伊戚爾欲何言伯先對曰臣今請為陛下計安敢訴寃且陛下先帝皇后李家新婦先帝棄世陛下臨朝為婦道者理當委任大臣保其宗社東宮年長復子明辟以塞天人之望今先帝登遐未幾遽自封崇私室立諸武為王誅斥李宗自稱皇帝海內憤惋蒼生失望臣伯父至忠於李氏反誣其罪戮及子孫陛下為計若斯臣深痛惜臣望陛下復立李家社稷迎太子東宮陛下高枕諸武獲全如不納臣言天下一動大事去矣產祿之誠可不懼哉臣今為陛下用臣言未勉天后怒曰何物小子敢發此言命牽出伯先猶反顧曰陛下採臣言實未晚如是者三天后令集朝臣於朝堂杖伯先至百長隸攘州伯先解衣受杖笞至十而伯先死數至九十八而蘇更二笞而畢伯先瘡甚臥驢輿中至流所卒不死在南中數歲娶流人盧氏生男

愿盧氏卒，他先攜愿潛歸鄉，歲餘事發，又杖一百徙北庭，貨值五年致資財數千萬。他先賢相之姪，往來河西，所在交二千石。北庭都護府城下有夷落萬帳，則降胡也。其可汗禮他先以女妻之，可汗唯一女，念之甚，贈他先黃金馬牛羊甚衆。他先因而致門下食客常數千人。自北庭至東京，累道致客，以取東京息。耗朝廷動靜數日，他先必知之。時補闕李秦授寓直中書，封事曰：陛下自登極，誅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人親族流放在外者，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旦同心招集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讖曰：代武者劉夫劉者流也。陛下不殺此輩，臣恐為禍深焉。天后納之夜中，召入謂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啓予心，即拜考功員外郎。仍知制誥，勅賜朱紱女妓十人，金帛稱是與謀。發放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

其實賜墨敕與牧守有流放者殺之敕

既下他先知之，會賓客計議，皆勸他先入胡。他先從之。日晚，舍於城外，因裝時有鐵騎果毅二人，勇而有力，以罪流。他先善待之，及行使將馬裝橐駝八十頭，盡金帛賓客家僮從之者三百餘人，甲兵備曳犀超乘者半有千里足馬。二他先與妻乘之，裝畢遽發。料天曉，人覺之，已入虜境矣。既而迷失道，遲明唯進一舍，乃馳。既明候者言他先走都護，令八百騎追之。妻父可汗又令五百騎追焉。誠追者曰：舍他先與妻同行者，盡殺之。貨財為賞。追者及他先於寒，他先勒兵與戰，麾下皆殊死。日昏，二將戰死，殺追騎八百人。而他先敗，縛他先及妻於橐駝，將至都護所。既至，械繫中，具以狀聞。待報而使者至，召流人數百皆害之。他先以未報，故免。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前使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擅加殺害，深為酷暴。

其輒殺流人使並所在鑠項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諸
流人未死或他事繫者兼家口放還由是佃先得免乃歸鄉里
及唐室再造宥喪災贈以益州大都督求其後佃先乃出焉授
詹事丞歲中四遷遂至秦州都督再節制桂廣一任幽州帥四
為執金吾一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凡任三品官向
四十政所在有聲續號曰唐臣後為工部尚書東京留守薨壽
八十六出紀

張文瓘

張文瓘少時曾有人相云當為相然不得堂飯食喫及在此位
每昇堂欲食即腹脹痛霍亂每日唯喫一椀漿水粥後數年因
犯堂食一頓其夜便卒出定命錄

袁嘉祚

袁嘉祚為滑州別駕在任得清狀出接蕭岑二相自言二相叱
之曰知公好蹤跡何乃躁求袁慙退因於路旁樹下休息有二
黃衣人見而笑之袁問何笑二人曰非笑公笑彼二相耳三數
月間並家破公當斷其罪耳袁驚而問之忽而不見數日敕除
袁刑部郎中經旬月二相被收果為袁公所斷出定命錄

齊瀚

東京玩敵師與侍郎齊瀚遊往齊自吏部侍郎而貶端州高安
縣尉僧云從今十年當却迴亦有權要後如期入為陳留採訪
使師嘗云侍郎前身曾經打殺兩人今被謫罪所以十年左降
出定命錄

張守珪

張守珪曾有人錄其官祿十八政皆如其言及任括州刺史疾

甚猶謂人曰其當為涼州都督必應未死既而腦發瘍瘡甚乃
曰其兄弟皆有此瘡而死必是死後贈涼府都督遂與官吏
酒而別并作遺書病五六日卒後果賜涼府都督命錄

裴有敞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錢唐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
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禳之耳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
君娶二姬以壓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
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
於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
更取二姬榮言信矣命錄

王超

王超者嘗為汜水縣令嚴損之曰公從此為京官訖即為河北

二太守後果入為著作郎出為真定太守又改為石城守又
謂汜水令嚴迥云公宜修福殿不信果被人訴解官除名配流
而身亡也命錄

張齊丘

張齊丘妻懷妊過期數月不產謂是病方欲合藥療之吳郡尼
寶珠見之曰慎勿服藥後必生一衛佐既而果生男齊丘貴後
恩敕令與一子奉御官齊丘奏云兩姪早孤願與姪帝嘉之令
別與兩姪六品已下官齊丘之子仍與東宮衛佐年始十歲命錄

馮七言事

陳留郡有馮七者能飲酒每飲五斗言事無下中者無何語郡
佐云城中有白氣郡守當死太守裴郭復闢而召問馮七云其

太平廣記 卷之二十四 四百六十七

氣未全急應至半年已來裴公即經營求改改後韋恒為太守未到而卒人問得應否曰未尋又張利貞主郡卒於城中杜華嘗見陳留僧法晃云開封縣令沈庠合改畿令十五日作御史中丞華信之又遇馮七問焉馮七云沈君不踰十日皆不之信經數日沈公以病告杜華省之沈云但苦頭痛忍不堪數日而卒

出定命錄

桓臣範

汝州刺史桓臣範自說前任刺史入考行至常州有豎生者善占事三日飲之以酒醉至四日乃將糝米并火炷來豎生以口銜火炷忽以伸言其時有東京緱氏莊奴婢初到桓問以莊上何事豎生云此莊姓盧不姓桓見一奴又云此奴即走仍偷兩貫錢見一婢復云此婢即打頭破血流桓問今去改得何官豎

生曰東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須慎馬厄及行至揚府其奴果偷兩千而去至徐州界其婢與夫相打頭破血流至東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馬厄及至郡因拜跪左脚忽痛遂行不得有一人云解針針訖其腫轉劇連膝焮痛遂請告經一百日停官其針人乃姓馬被上佐械繫責之言馬厄者即此人也歸至東都於伊闕住其緱氏莊賣與盧從愿方知諸事無不應者桓公自此信命不復營求

出定命錄

張嘉貞

張嘉貞未遇方貧困時曾於城東路見一老人賣卜嘉貞訪焉老人乃黏紙兩卷具錄官祿從始至末仍封令勿開每官滿即開看之果皆相當後至宰相某州刺史及定州刺史病重將死乃云吾猶有一卷官祿未開豈能即死今既困矣試令開視乃

太平廣記卷之二百四十七
四百四十三
一卷內並書空字張果卒也出定命錄

僧金師

睢陽有新羅僧號金師謂錄事參軍房琯云太守裴寬當改琯問何時曰明日日午敕書必至當與公相見於郡四角琯事候之午前有驛使而封牒到不是琯以為謬也至午又一驛使送牒來云裴公改為安陸別駕房遠命駕迎僧身又自去果於郡西南角相遇裴召問之僧云官雖改其服不改然公甥姪各當分散及後敕至除別駕紫綬猶存甥姪之徒各分散矣出定命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八

定數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韋氏

張嘉福

宋暉

房瑄

孫生

張嘉貞

杜暹

鄭虔

崔圓

韋氏

唐平王誅逆韋崔日用將兵杜曲誅諸韋略盡綳子中嬰孩亦捏殺之諸杜濫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韋之罪疎族何辜亦如冉閔殺胡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閹人無鬚者枉戮死生命也

出朝野僉載

張嘉福

唐逆韋之變吏部尚書張嘉福河北道存撫使至懷州武陟驛

有敕所至處斬之尋有敕放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
斬訖命非天乎天非命乎出朝野
僉載

宋暉

明皇在府之日與絳州刺史宋宣遠兄暉有舊及登極之後常
憶之欲用為官暉自知命薄乃隱匿外州緣親老歸待至定鼎
門外逢一近臣其人入奏云適見宋暉上喜遂召入經十數年
每欲與官即自知無祿奏云若與暉官是速微命後因國子監
丞杜幼奇除左贊善大夫詔令隨例與一五品官遂除右贊善
大夫至夜卒出定
命錄

房瑄

開元中房瑄之宰盧氏也刑真人和璞自太山來房瑄虛心禮
敬因與攜手閑步不覺行數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廢佛堂松竹

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深數尺得一餅餅中皆
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僕笑謂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記其為
僧時永公即房之前身也和璞謂房曰君歿之時必因食魚鱠
既歿之後當以梓木為棺然不得歿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
處玄壇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譴於閩州寄居州之紫極宮
卧疾數日使君忽具鱠邀房於郡齋房亦欣然命駕食竟而歸
暴卒州主命攢積於宮中棺得梓木為之出明皇
雜錄

孫生

開元末杭州有孫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時
房瑄為司戶崔渙自萬年縣尉貶桐廬丞孫生日二君位皆至
台輔然房神器大寶合在掌握中崔後合為杭州刺史某雖不
見亦合蒙其恩惠既而房以宰輔齋冊書自蜀往靈武授肅宗

崔後果為杭州刺史下車訪孫生即已亡旬日矣署其子為牙將以粟帛賑卹其家

出明皇雜記

張嘉貞

開元中上急於為理尤注意於宰輔常欲用張嘉貞為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訪其直宿者諸還奏中書侍郎韋抗上即令召入寢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記得風標為當時重臣姓張而重名今為北方侯伯不欲訪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卿試言之抗奏曰張齊丘今為朔方節度上即令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抗跪於御前援筆而成上甚稱其敏捷與麗因促命寫詔敕抗歸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旦將降其詔書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丘乃太原節度張嘉貞別命草詔上謂抗曰維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適朕因闕近

日大臣章疏首舉一通乃嘉貞表也因此洒然方記得其名此亦天啓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復歎用捨如有人主張

出明皇雜錄

杜暹

杜暹幼時曾自蒲津濟河河流湍急時入舟者眾舟人已解纜岸上有一老人呼杜秀才可楚下其言極苦暹不得已往見與語久之船人待暹不至棄襍於岸便發暹與老人交言未盡顧視船去意甚恨恨是日風急浪麤忽見水中有數十手攀船沒徒侶皆死唯暹獲存老人謂暹曰子卿業貴極故來相救言終不見暹後累遷至公卿

出廣異記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為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禮亦如之

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存孔門未敢鄰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虔大異之因詰所驗其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與言狎因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為進取而遲暮如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虔曰君當為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卒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汚如能赤誠向國即可以遷謫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相如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改衢州信安尉將之官告以永訣涕泣為別後三年有考使來虔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於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寶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偽署西京留守張通儒至長安驅朝官就東洛虔至東都

偽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疾求攝市令以自汚而亦潛有章疏上肅宗即位靈武其年東京平令三司以接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賊貶温州司戶而卒

出前定錄

崔圓

崔相國圓少貧賤落拓家於江淮間表丈人李彥允為刑部尚書崔公自南方至京候謁將求小職李公處於學院與子弟肄業然待之蔑如也一夜李公夢身被桎梏其輩三二百人為兵仗所擁入大府署至廳所皆以姓名唱入見一紫衣人據案彥允視之乃崔公也遂於階下哀叫請命紫衣笑曰且收禁驚覺甚駭異語於夫人夫人宜厚待之安知無應乎自此憂禮日加置於別院會食中堂數月崔公請出將求職於江南李公及夫人因具盛饌兒女悉坐食罷崔公拜謝曰恩慈如此不知何以

太平廣記 卷之三百四十八
報効某每度過分未測其故願丈人示之李公笑而不爲答夫
人曰親表姪與子無異但慮不足亦何有恩慈之事李公起夫
人因謂曰賢丈人昨有異夢郎君必貴他日丈人逆難事在郎
君能特達免之乎崔公曰安有是也李公至復重言之崔公踈
踏而已不復致詞李公云江淮路遠非求進之所某素熟楊司
空以奉託時國忠以宰相領西川節度崔旣謁見甚爲楊所禮
乃奏崔公爲節度巡官知留後事發日李公厚以金帛贈送至
西川未一歲遇安祿山反亂玄宗播遷遂爲節度使旬日拜相
時京城初尅復脅從僞官陳希烈等並爲誅夷彥允在數中旣
議罪崔公爲中書令詳決之果盡以兵仗圍入具姓名唱過判
云准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記昔年之夢否崔公領之遂判收
禁旣罷具表其事因請以官贖彥允之罪肅宗許之特詔免死

流嶺外

出逸史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八

太平廣記

卷之三百四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九

定數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南校

麴思明

馬秦遊

蕭華

一行

術士

杜鵬舉

李栖筠

杜思温

柳及

韋泛

麴思明

趙冬曦任吏部尚書吏部參選事例每年銓曹人吏舊例各合
 得一員外及薦親族衆人皆悉論請有令史麴思明一人二
 年之內未嘗有言冬曦謂曰銓曹往例冬合得一官或薦他人
 亦得思明又不言但唯而退冬曦益怪之一日又召而謂曰以
 某今日之勢三千餘人選客某下筆即能自貧而富捨賤而貴

飢之飽之皆自吾筆人人皆有所請而子獨不言何也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貴關天官職是當來之分未遇何以悵然三千之人一官一名皆是分定只假尚書之筆思明自知命未亨通不敢以閑事撓於尚書冬曦曰如子之言當賢人也兼能自知休咎耶思明曰賢不敢當思明來年始合於尚書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請也冬曦曰來年自授何官思明曰此乃忘之矣冬曦曰如何思明曰今請於階下書來年於尚書下授官月日及請授俸料多少亦請尚書同封記請壞廳上壁內書記却泥封之若來年授官日一字參差請歿於階下乃再拜而去冬曦雖不言心常怪之忘誕常擬與注別異一官忽一日上幸溫泉見白鹿昇天遂改會昌縣為昭應刺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遂與思明注其縣焉及事畢乃召而問之曰昨上幸溫泉白鹿昇

天改其縣為昭應其縣與長安萬年不殊今為注其官子且妄語豈能先知此乎思明拜謝曰請尚書壞壁驗之遂乃拆壁開封看題云來年某月日上幸溫泉改其縣為昭應蒙注授其官及所請俸料一無差謬冬曦甚驚異之自後凡有事皆發使問之莫不神驗冬曦罷吏部差人問思明當更得何官思明報云向西得一大郡且却後旬日上召冬曦問江西風土冬曦奏對稱旨乃曰冬曦真豫章父母遂除江南觀察使到郡之後有事發使問之無不尅應却後二年疾病危篤差人問之思明報云可部署家事冬曦知其不免其疾危困而卒

出會昌解頤

馬遊秦

吏部令史馬遊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侍郎裴光庭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遊秦不對固問之曰某官已知矣不敢復有所

聞光庭曰當在我安得之遊秦不答亦無懼色光庭怒曰既知
可以言乎遊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目藏於楹棟
之間期注唱後而發之後老君見於驪山鑿輿親幸其地因改
會昌縣為昭應縣光庭以舊無昭應之名謂遊秦莫得而知也
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誌之書則如其言爾

蕭華

蕭華雖陷城中李泌嘗薦之後泌歸山肅宗終相之唯舉薛勝
掌綸諾終不行或問於泌泌云勝官卑難於發端乃置其拔河
賦於案冀肅宗覽之遂更薦肅宗至果讀之不稱旨曰天子者
君父而以天子玉齒對金錢熒煌乎他日復薦終不得信命也

出感
定錄

一行

沙門一行開元中嘗奏玄宗云陛下幸萬里聖祚無疆故天
寶中幸東都庶盈萬數及上幸蜀至萬里橋方悟焉

術士

玄宗時有術士云判人食物一一先知公卿競延接唯李大夫
栖筠不信召至謂曰審看某明日餐何物術者良久曰食兩盤
糕糜二十碗橘皮湯李笑乃遣厨司具饌明日會諸朝客平明
有教召對上謂曰今日京兆尹進新糯米糕得糕糜卿且唯喫
良久以金盤盛來李拜而餐對御強食上喜曰卿喫甚美更賜
一盤又盡既罷歸腹疾大作諸物絕口唯喫橘皮湯至夜半方
愈忽記術士之言謂左右曰我喫多少橘皮湯曰二十碗矣嗟
嘆久之遽邀術士厚與錢帛

出逸
史

杜鵬舉

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嘗夢右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者刊名於柱上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視之記得姓下有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為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為相即世世名字當鳥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與壽乎

出集話錄

李栖筠

李大夫栖筠未達將赴選時揚州田山人烟霞之士也頗有前知往見之間所得官荅曰宣州溧陽尉李公曰某朝列之內亦有親故所望之官實不至此良久曰勝則不可其亦未審將一書與楚州白鶴觀張尊師師當知矣李公至尋得觀院蒿藜塞

逕若無人居扣門良久方有應者乃引入見張生甚古叟曰田子無端妄相告郎君語郎君豈不要知官否彼云何曰宣州溧陽尉曰否魏州館陶主簿然已後任貴聲華烜赫無介意於此也及到京授溧陽尉李公驚異以為張道士之言不中數日敕破銓注改館陶主簿乃知田張相為發明後兩人皆不知所之田生第作江州司馬名士顯

出逸史

杜思温

貞元初有大學生杜思温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往往得與嘗從賓客夜宿城荀家背中夜山月如畫而遊客皆醉思温獨携琴臨水閑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温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

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絃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爲我彈之思溫奏爲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也叟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來於名譽而常爲王門之伶人乎思溫竦然曰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爲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溫往見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段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爲武職當有大禍非禳所免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下第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嘗欲思溫在轅門思溫記老人之言輒辭不

就後二日密請帝令公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爲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爲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也

出前定錄

柳及

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於澧陽嘗客遊至南海元帥以其父有名於縉紳士林間俾假掾於廣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醜醜及以親老家遠不克迎候乃携妻子歸寧於澧陽未再歲後以家給不足單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蒙於武仙再娶沈氏會公事之郡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解時當秋夜分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手招沈氏曰無懼無懼某幾郎子也告說事狀歷然可聽沈氏以告其母母乃問是何人有何所請答曰某醜醜也自去年七月身死故

太平廣記 卷之三百四十五
五百五十八
來辭別凡人夭逝未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即托生多為天曹權祿驅使某使當職役但送文書來往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得閒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當即至俄爾及歸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當有妖怪假托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為乎其夕即又於牖間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辭詰之乃聞說本未知非他鬼乃歔歔涕泗因詢其天橫之由荅曰去年七月中藏弄得痢疾醫藥不救以至於此亦命也今為天曹收役亦未有托生之期及曰汝既屬冥司即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試為吾檢窮達性命一來相告荅云諾後夕乃至曰冥官有一大城貴賤等級咸有本位若某布焉世人將死或半年或數月內即先於城中呼其名時甌甌已聞呼父名也輒給而對既而私謂

沈氏曰阿爺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間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許之若有姓周職在軍門者即可許之必當偕老衣食盈羨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徵驗後一夕又來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間從此永訣矣言詞悽愴歔歔而去後四月及果卒沈氏尋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納者輒不就後有長沙小將姓周者部本郡錢帛貨貿於廣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許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與及相識具錄其事出前定錄

韋泛

韋泛者不知其所來大曆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吳興維舟於興國佛寺之水岬時正月望夜士女繁會泛方寓目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事未已再宿而甦云見一吏持牒來云府司遂遂與之同行約數十里忽至一城兵衛甚嚴入見多是親舊往

還泛驚問吏曰此何許也吏曰此非人間也泛方悟死矣俄見數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韋泛前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為來此曰為吏所追其人曰某職主召覓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兗州金鄉縣尉韋泛也遽叱吏送之歸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不得已密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泛於門吏入持一丹筆來書其左手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年強七月之節歸玄鄉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門法實好異事盡得其實因傳之後六年以調授太原楊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適遇所親與鹽鐵使有舊遂薦為楊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將赴選以暴疾終於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出前定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一

定數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玄宗

喬琳

張去逸

李泌

劉邈之

張仁禕

裴諝

李揆

道昭

玄宗

唐德宗降誕三日玄宗肅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襁褓德宗來呈德宗色不白哲龍身什前肅宗代宗皆不悅二帝以手自下遞傳呈上玄宗玄宗一顧之曰真我兒也謂肅宗曰汝不及他又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髣髴似我兒而在位二十七年六十三崩肅宗登位五年代宗登位十五年是不及也後明皇幸蜀至中路曰峇郎亦一遍到此來裏及德宗幸梁是驗也乃知

聖人應天授命享國年深豈是徒然出嘉話錄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鑒人自云八十已上頗箕踞傲物來客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欵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曰他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先生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詞之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為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為君結歡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其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遂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在琳後擢進

士第累佐大府大曆中除懷州刺史時彥莊任修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為其家訟寃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朱泚構逆琳方削髮為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出前定錄

張去逸

肅宗張皇后祖母竇氏玄宗之姨母也玄宗先后早薨竇有鞠養之恩景雲中封鄧國夫人帝甚重之其子去惑去盈去奢去逸依倚恩寵頗極豪華一日弟兄同獵渭曲忽有巨虵長二丈騰趕草上迅捷如飛去逸因蹤轡彎弧一發而中則命從騎挂之而行俄頃霧起於渭上咫尺昏晦驟雨驚電無所遁逃偶得野寺去逸即棄馬徑依佛廟烈火震霆隨而大集方霆火交下

之際則聞空中曰勿驚僕射霆火遽散俄而復臻又聞空中曰勿驚司空霆火登止俄復叢集又聞空中曰勿驚太尉既而陰翳廓然終無所損然死虵從馬則已失矣去逸自負坐須富貴不數年染疾而卒官至太僕卿天寶中其女選東宮充良媛及肅宗收復兩京良媛頗有輔佐之力至德二載冊為淑妃乾元元年詔中書令崔圓持節冊為皇后而去逸以后父前後三贈官皆如空中之告耳

出絕聞

李泌

天寶十四載李泌三月三日自洛乘驢歸別墅從者未至路旁有車門而驢徑入不可制遇其家人各將乘驢馬羣出之次泌因相問遂並入宅邀泌入既坐又見妻子出羅拜泌莫測之疑是妖魅問姓竇潛令僕者問鄰人知竇姓竇泌問其由答曰竇

廷芬且請宿續言之勢不可免泌遂宿然甚懼廷芬乃言曰中橋有筮者胡蘆生神之久矣昨因筮告某曰不出三年當有赤族之禍須覓黃中君方免問如何覓黃中君曰問鬼谷子又問安得鬼谷子言公姓名是也宜三月三日全家出城覓之不見必籍死無疑若見但舉家悉出哀祈則必免矣適全家方出訪覓而卒遇公乃天濟其舉族命也供待備至明日請去且言歸潁陽莊廷芬堅留之使人往潁陽為致所切取季父報而還如此住十餘日方得歸自此獻遺不絕及祿山亂肅宗收西京將還秦收陝府獲刺史竇廷芬肅宗令誅之而籍其家又以玄宗外家而事賊固囚誅戮泌因具其事且請使人問之令其手疏驗之肅宗乃遣使使迴具如泌說肅宗大驚遽命赦之因問黃中君鬼谷子何也廷芬亦云不知而胡蘆生已卒肅宗深感其

事因曰天下之事皆前定矣出感定錄

劉邈之

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邈之從母弟吳郡陸康自江南同官來有主簿楊豫尉張穎者聞康至皆來賀邈之時冬寒因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邈之命下簾帷迎於庭且問其所欲琮曰某將入門請一食而去邈之顧左右命具芻米於館琮曰館則慮不及請於此食而過邈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某能知人若果從容亦有所獻邈之聞之而喜遽命褰帷而坐客亦樂聞其說咸與揖讓而坐時康以醉臥於東榻邈之乃具饌既食之有所請琮曰自此當再名聞官止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言訖將去豫穎固止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後八月勿食驢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救次謂穎曰君後政官宜與同

僚善如或不叶必為所害豫穎不悅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為君禍福也因指康曰如醉臥者不知為誰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壽考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豫主郵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驛騎交至或有與豫舊者因召與食誤啗驢腸數鬻至暮脹腹而卒穎後為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為賊所陷臨濮令薛景元率吏及武士持兵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以聞即拜景為長史領郡務而穎果常與不叶及此因事答之遂陰污而卒邈之後某下登科拜汝州臨汝縣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掾以終考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祕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府罷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蓋屋令比部員外郎連典大郡歷官二十二考出前定錄

張仁禕

唐沈君亮見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員外張仁禕延坐問曰明公看禕何當遷亮曰臺郎坐不煖席何慮不遷俄而禕如廁亮謂諸人曰張員外總十餘日活何暇憂官職乎後七日而禕卒

出朝野僉載

裴譔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譔出為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為長史其一日子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為別駕譔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謁譔方與坐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譔方與二客話舊不欲見觀語吏云謝房主簿相訪方對二客請俟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彼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譔譔曰吾中外無

有房氏為舊者乃令疏其父祖官諱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授吏譔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七八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而莫敢發問譔既就榻歎息因謂二客曰君無為復患遷謫事固已前定某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時至大梁有陸仕佳為浚儀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安禹無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此去二十年當為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十二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謂器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

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安
禹既歸某即繼往至則言款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
為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為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
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願假俸十千已下此即安禹
子也徹等咸異其事仕佳後再受監察御史卒噐後為司農丞
蕭宗在靈武以策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
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放
逐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既將行而終皆如
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出前定錄

李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
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及酉不次而有空

反者揆時特一縑晨往生為之開卦曰君非文章之選乎當得
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為此色悒怏而去王生日君無怏
怏自此數月當為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日若
果然幸一在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
言有徵後請之生於几下取一縑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
拾遺可發此縑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
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於中朝通者
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
為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為表三通以次
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嘉之璆頓首謝曰此
非臣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為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於
懷遠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

太平廣記 卷之百五十五
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為題目三篇其一曰
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
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限後一首或有所疑願
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
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
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出前
定錄

道昭

永泰中有沙門道昭自云蘭州人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救
忽寤云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
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之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
曰姚邈舉明經其二曰張氏以資蔭不記名僧謂張曰君授官
四政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可救次謂邈曰君

不利簪笏如能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
年張授官於襄鄧間後累選常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赴選果
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
悟范陽即盧氏望也邈後舉不第從所知於容州假軍守之名
三十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為僮者因得疾服姬黃氏之
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出前
定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

卷之二

卷之二

百六十九

